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青樓夢
第十三回 留香閣挹香初靚面 護芳樓月素愈添嬌

話說愛卿見挹香儒雅風流，忠誠樸實，□分欽敬，傾心相待。片刻侍兒來稟道：「酒席已擺在留香閣裡。」愛卿邀挹香同至閣中，見結構幽深，陳設甚雅，瑣窗屈戌，掩映綠紗。旁即愛卿臥室。挹香觀看了一回，與愛卿入席，彼此遜讓，互相斟勸。酒將半酣，挹香道：「久聞愛姐高才，詩壇中可獨立一幟。弟雖誦過佳章，已開茅塞，今夕萍水相逢，既蒙設樽醉我，蕩我俗腸，還要請教。」愛卿道：「街談巷語之詞，鄙陋不堪動聽，潦草不堪入目。君勿勿笑，妾方敢獻醜。」挹香道：「卿勿太謙，就此請教。」愛卿也不請題，揮成一首，雙手遞與挹香。挹香展開一看，見上寫著：

◇有感偶成即請教正

九□韶光柳暗催，風塵幾度費徘徊。

桃花命薄真堪歎，大半飄零兩裡開。

挹香讀了這首詩，不覺頓觸悲懷，淚隨聲出。乃道：「此詩一字一淚，芳卿之心事盡寓詩章，真非紙上空談矣。」

乃拈毫也賦二律以贈之。詩曰：

從來紅豆最相思，惆悵三生杜牧之。

南國夭桃紅旖旎，東風芳草綠參差。

嬌當今日藏還易，恩到來生報已遲。

我未成名卿未嫁，二人一樣未逢時。

其二

綽約丰神絕豔妝，翩躚小影怯風涼。

謫來仙子原幽性，看破人情尚熱腸。

眉為善愁常減黛，衣因多病懶薰香。

韶華肯為春風駐，一樣花開冠眾芳。

愛卿見詩，不勝踴躍，大贊道：「開府清新，參軍俊逸，篇篇珠玉，字字琳瑯。典麗皇，燭天起雲霞之色；措詞雄健，擲地成金石之聲。詩才如此，直堪媲美前人。」於是更加欽敬，曲盡懇勸，舉杯相勸。酒闌後，挹香告別回家。

書館無聊，徘徊良久，忽想著：「前日夢境，說什麼二□日相逢正室，又說什麼姓鈕，莫非就是鈕愛卿小姐麼？我金挹香若得鈕愛卿為室，任他舞榭歌台之輩，我之願亦足矣。只怕小姐心中未嘗有我。」輾轉良久始睡。

明日，過鄭素卿家，閒談一回。膳罷，又至婉卿家。適婉卿在房試蘭湯，挹香囑侍婢勿驚動，侍兒依命。挹香坐少頃，使開侍婢，悄悄在碧紗窗外，於罅隙中偷看。見他一灣軟玉，兩瓣秋蓮，褪露嬌軀，斜倚朱盤中，手執羅巾，在那裡輕輕拂拭。如醉楊妃華清宮新承恩澤，暖試溫泉。挹香看了一回，不覺春心蕩漾，輕輕的推進紗窗，默默不言。婉卿認是侍兒添湯，及回眸諦視，誰知卻是挹香，半驚半羞的道：「金挹香，做什麼！」挹香道：「我也要想洗澡。」婉卿道：「不要在這裡沒規矩。」挹香道：「婉妹何欺我耶？你試蘭湯，便有規矩，我要洗澡，難道就沒規矩？」

一面說，一面竟將衣服卸下，跨入朱盤。婉卿無奈，只得與他同浴蘭湯，拂拭了一回。挹香於浴盤中口占一絕云：

玉腕金環鴉髻嬌，生香豔質浸朱盤。

燈光遠近屏山曲，一樹梨花露未乾。

浴罷，喚侍兒傾去餘湯，二人同至望荷軒納涼飲酒。

時屆五月下旬，火傘張炎，天氣漸多酷暑。幸此軒四面通風，嵌空玲瓏，堪消暑氣。挹香坐了一回道：「我要去看月素妹妹了。」婉卿道：「你去，你去，本來這裡留你不住的。」挹香見婉卿有些醋意，乃說道：「我為有件東西遺忘在月妹處，我去拿了就要來的。」婉卿道：「本來叫你去，那個叫你不要去的？」挹香見他如此言語，便說道：「你叫我去，我倒不去。」婉卿道：「你去，你去，你不去，月妹妹要記念你的。」說罷，兩隻手扯了挹香至門首，開了門，將挹香推了出去，說道：「快些去罷。」竟將門閉上。正是：

閉門推出窗前月，吩咐梅花自主張。

挹香被婉卿推出了門，不得已至月素家。恰好月素在護芳樓午睡，挹香輕移慢步，悄悄踱進房中。見月素酣睡在湘妃榻上，如西施舞罷慵妝，香暈酡顏，海棠無力。身穿湖色羅衫，一灣玉臂做著枕頭，秋波微闔，春黛輕顰，朦朧的睡著。

挹香暗付道：「侍兒們好不當心，小姐睡著也不替他覆些錦被。」心中□分憐惜，即就前來推月素道：「月妹如此睡品，要受涼的。快些不要睡。」月素驚醒，見是挹香，便打了幾個欠伸，復又朝裡而睡，因說道：「你勿驚攪我。昨宵聽點鼠相鬥，響徹房櫳，鬧了一夜，未曾穩睡。今日□分疲憊，擁被養神，不睡熟的。」挹香道：「養神未免落寢，疲憊事小，睡而受涼事大。我與你閒談片刻，就可忘倦了。」

月素仍合著眸子道：「我頗困倦，欲略養神。你往別家姊姊處去去再來。」挹香道：「叫我往那裡去？即或去了別家，都要推我出來的。」月素聽了，嫣然一笑道：「你既要在這，可坐在那邊，不許吵我。」挹香聽了，便拜下頭去，偎著月素的粉臉道：「不要睡，不要睡。」

月素見他面含酒意，口噴酒氣，遂問道：「你又在那裡喝酒？」挹香道：「才到婉妹家，適婉妹試蘭湯，我也洗了一個和合湯。既而到望荷軒乘涼飲酒，我說要到你家來，他便拖我至門口，推我出來。你想該也不該？才到你處，你又叫我到別處去，豈不是又要推出來的？」

月素道：「你在此沒有什麼好處，還是到婉妹妹家去洗洗和合湯，飲飲和合酒好得多哩。」

挹香聽了這句話，也不回答，倒身向牀上一睡，將衣袖只管拭淚，說道：「我為了你在婉妹妹處受了許多氣，特來告訴你，你又是冷言冷語。我從此情禪勘破，要去做和尚了。」

月素見他發憤，亦將嬌軀斜靠在挹香身上，按著挹香笑道：「我與你頑頑，你倒認真起來。你敢做和尚麼？」說著便擰挹香。挹香連忙討饒道：「好妹妹，饒了我罷，我不做和尚了。」月素笑道：「你也會討饒的麼？」挹香道：「妹妹，你要譏諷我，我自然要做和尚了。」月素道：「你還敢說麼？」挹香發急道：「不說了，不說了。」

月素道：「你既不說，我與你講，今日婉妹妹推了你出來，你可知他的心裡麼？」挹香道：「有甚不知？他無非懷梅而已。」月素道：「你既知懷梅，今宵你必須過去，不然我倒做難人了。」挹香道：「我不去，我不去。我若去，他做泄柳閉門而不納，教我焉能投石沖開水底天耶？」月素道：「包在我身上。他若閉門不納，明日你來向我說就是了。」挹香無奈，只得重至林婉卿家。正是：

半生憔悴因花累，兩地周全為醋忙。

卻說挹香到了婉卿家，叩門入內，來看婉卿，見婉卿睡在榻上，在那裡涔涔下淚。見挹香到來，便說道：「你到月姐家去，又到這裡做甚？」挹香道：「好妹妹，你不要提了。方才對你說去拿件東西就要來的，你倒忘了麼？」婉卿道：「誰要你來？」挹香道：「好妹妹，你不要這等說。我若真個不來，你又要打聽，又要說我到底無情；如今我來了，你倒說這些閒話。我金挹香不要說

有你們二□幾位美人，就是二百幾□位美人，總是一樣看待，雨露均調的。」

婉卿聽他一番軟款溫存的言語，不覺已有幾分憐愛，因說道：「虧你說得出。你有多大本領，誇此大口。」搵香笑道：「只消行乎其當行，止乎其當止耳。」

婉卿聽了他一番癡不癡顛不顛的言語，又好笑又好氣，只得任他住下。

兩人閒談片晌，已是上燈時候。吃了夜膳，共倚亞字闌干，見月色穿簾，瑤窗明潔。俄而垂髻小婢攜香茗至，二人品月品茗，又酌冰雪佳釀數盞，以鮮菱雪藕嚼之，芬流齒頰。婉卿桃腮薄醉，挽了搵香，起履於留香之座，芳徑漫穿；牽裾於響屨之廊，花陰浸拂。攜輕羅小扇，戲撲流螢一二，以寄芳懷。既而玉兔漸升，銅龍響滴，漏將三下。婉卿薄醒未醒，頰暈紅潮，秋波慵轉，鬢鬆釵亂，疲倦不堪。便向搵香道：「夜涼深矣，濕露侵階，我們到房中去罷。」便低垂粉頸，斜倚在搵香肩上，緩款而行。

歸房後，即傍著妝台，開了芙蓉鏡奩，卸卻鬢鬟，重挽雲髻，酪酊默坐，天然媚媚。搵香又替他簪了些珠蘭茉莉花朵，解秋羅衫，微聞薜澤，露出雙腕，滑膩如脂。穿了一件時花的夏背裙，束一個猩紅抹胸，換了一條皂色紈袴，宜嗔宜喜，斜倚紗櫺。解羅襪，去鴛鴦履，穿好了軟底睡鞋，喚侍兒捧了一盞涼茶飲畢，向檀几剔起銀燈，手持絳紗紈扇，向搵香回眸一笑，先入香幃。

搵香本來看得心蕩神迷，那經得對他一笑，自然更生無限柔情，即解衣就寢。正是：

一種蘭閨佳趣事，不銷魂處也銷魂。

明日清晨，搵香與婉卿起身後，吃了些蓮子湯，搵香告別歸家。父母問他昨宵住在何處，搵香托言在友人處飲酒。原來搵香一則父母溺愛，二則道他總在這幾個通家好友處會文講賦，所以也不□分窮究。

且說搵香到了書房，忽然又想起前日遇著的那位鈕愛卿小姐，欲想就去看他，因昨日未歸，到底有些過不去，只得在書房中坐了半天。欲想做兩首詩去贈他，又想他是一個才女，這些腐儒之詞，他必然看厭，必須做幾首新詩才好。正想間，忽見案頭置有《疑雨集》在，搵香想道：「《疑雨集》乃豔體之詩，不如集他成語，倒也新鮮。」於是翻閱了一回，集成四絕。詩曰：

寫得梅花絕代姿，一回蹤跡幾回思。

由來心醉傾城處，天遣情多莫諱癡。

其二

雲作雙鬟雪作肌，蕙蘭心性玉丰姿。

閣中碧玉人誰識，畫出娉婷賴有詩。

其三

燈邊調笑酒邊嗔，色韻詳看已醉心。

只為姣癡偏泥我，意中言語意中人。

其四

玉人風格照秋明，單占名花第一名。

隨意梳勻皆入畫，偶然迷惑為卿卿。

吟罷，入內庭與父母閒講了一回，天色已晚，吃了夜膳，又看了一回書，然後歸寢。次日起身，即往愛卿家來。正是：

開到名花人盡愛，蝶蜂不必妒人忙。

自古以來，為人有了這鍾情之癖，任憑素性簡默的，也要靜變為動，方變為圓。即如搵香，有了許多美麗，蝶愛花憐，亦然□分勞碌。幸而姐妹行中都是羨慕他的，是以搵香雖日尋花柳，不與狂徒選色者同。

今到愛卿家，卻好愛卿正在梳妝。搵香看見道：「愛姐，我來替你一梳可好？」愛卿道：「你怎麼會梳？」搵香道：「我會梳。」遂替愛卿解開青絲，分為三把，將髮兒輕輕的梳篦好了，即行挽髻。片時梳成了一個時樣巫雲，又替他簪了釵環，戴了花朵，拍手大笑道：「如何？」愛卿笑道：「你倒有此本領。他日娶了尊閨，可以省用一個梳頭媽哩。」搵香道：「我只願替姐姐梳頭，別人是肯的。」乃口占一絕道：

水晶簾下正梳妝，替挽巫雲興轉狂。

新月遠山隨意掃，畫眉誰說尚無郎。

列位，你道這首詩原是搵香隨口而成，誰知卻成詩識。後來愛卿與搵香成了夫婦，這句「畫眉誰說尚無郎」竟是兆語。我且一言交代不表。

再說搵香與愛卿梳好了頭，便道：「小弟昨日想了姊姊半天，因做成四首集句在此，無以為贈，聊表寸心。」愛卿聽了，□分歡喜，即索觀之，稱贊不已。命侍兒端整酒席，對酌談心，兩情繾綣，彼此傾忱。飲至下午方才撤席。愛卿便同搵香到園中四處遊玩，見榴花開得□分燦爛。搵香笑謂愛卿道：「這花雖好，惜乎見了你有些妒意。」愛卿道：「你那裡看得出？」搵香道：「看是看不出的。曾見杜牧之有詩云：『紅裙妒煞石榴花。』姊姊如此芳容，豈不要叫榴花妒煞。」愛卿道：「你太覺謬贊了。」

二人一面說，一面行，穿花度柳，撫石依泉，過茶縻架，入木香棚，越牡丹亭，度芍藥圃，至薔薇院，憩芭蕉塢。盤旋曲折，又是一亭，二人入亭而坐。搵香見上懸一額，曰「醉花軒」。四圍多是五彩玻璃，窗格中間掛著一幅孤山放鶴圖，兩旁懸小對云：香氣入簾花索句，清光當檻月依人。

搵香看罷，贊道：「姊姊有此仙居，但不知園東是那一家？」愛卿道：「那園本是通政使吳公所創，所來子孫賣於周氏。周氏無資，又典與愚姐，只得八百銀子，言定三年為滿。如今過期已久，要算愚姐的了。」搵香道：「好便宜。若造他，只怕八千還不敷哩。」愛卿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

二人一面說，一面出軒，繞過碧桃溪，穿過竹籬花障，見粉垣環護，綠柳周垂。進了門盡是迴廊相接，院中點綴幾塊山石，這一邊種芭蕉，那一邊種鐵梗海棠。院中□分幽雅，上邊題著「海棠香館」。搵香謂愛卿道：「這『香』字不通。」愛卿道：「這也有個講究的。『海棠自恨不能香』名人句也。海棠本天香，人因愛他姿態■麗，故下這個『香』字，亦寓憐愛之意也。」搵香點頭道：「不差。」於是出院，又進一個軒中，收拾得與別處迥不相同。中間陳設俱是梅花式樣，軒外有數□株梅花植著，上面一額，題曰「宜春軒」。轉過假山，見一荷池，池中畜許多掛珠蛋種，細白花鱗。中蓋一亭，周圍俱有窗■，旁有小橋可通亭內。愛卿挽了搵香同至亭內。這亭八角式造成，其中一帶欄杆，盡是朱漆畫成。上面亦有一額，曰「觀魚小憩。」愛卿道：「我來釣個魚兒頑頑。」於是竿垂月釣，試之片時，得一金色鯉魚。愛卿道：「這也奇怪，池中只有金魚，沒有鯉魚，如何倒釣著這一尾金色鯉魚來。」想了一想道：「此乃君化龍兆也。」說著蕩下釣竿，將魚依舊放入池中。

又偕搵香，從花木深處走進。便覺道路康莊，兩邊樓閣插雲。偕上樓觀玩良久。這樓看山最好，因名搵峰樓。下樓至對閣閣上一望，周圍有許多竹樹，翠葉參差，嫩涼含暝，懸一匾曰「迎風閣」。搵香□分稱贊。復下閣繞徑而行，至一石河。進河未數武，豁然開朗。尋蹤直上，又一小亭，卻踞在石河之巔。中間亦有匾，曰「拜月庭」。下亭見柳陰中露出一個折帶朱欄杆的板橋來。過橋見五開間一隻早船，進內細觀，四面皆是池沼，居一額，上寫「春水船」三字。搵香道：「題得果然佳妙。」入坐片刻，旋即下船，從假山上盤紆而下。甫行際，忽見崇閣巍峨，層樓高聳，搵香道：「這是那裡？」愛卿道：「此聽濤樓也。閣曰劍閣。」搵香道：「如此不上去了。」說著又走，兩旁俱是抄手闌干，游廊曲折。委蛇而行，復見三間清廈，愈覺幽雅。此乃杏花叢處，名曰「杏花天」。又至一碧草廬游了良久，復到看雲小舍、媚香居、綠天深處、紅花吟社，盡興一瞻。

愛卿道：「愚姐新蓋一亭，在於桃花深處，你可要去一觀？」搵香道：「好。」二人迤邐行來，或茅舍，或清溪，或堆石為垣，或編花為門，繞遍了□二迴廊，早到了仙源勝境。二人進亭遐矚，見外邊桃樹成林，枚枚結實。亭內鋪設甚雅，居中炕榻，四

面懸掛湘簾。愛卿道：「初創尚未命名，君可賜題一額，以光茅舍。」挹香道：「『仙源分豔』為顏，可好？」愛卿道：「好。」挹香又撰楹聯一副云：

唐苑霞蒸，鬥豔當年驕越女；

武陵春暖，問津今日引漁郎。

挹香僅半日之間，暢游名園，已識大概，贊道：「搜神奪巧，至此已極。」遂同愛卿緩步出園。未識挹香回家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